劉禮部集

劉禮部集卷二

易言篇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曰周公之德其達孝矣乎丕子之責自以爲功制禮作樂三王之命取新也遠則四國流言邇則王不知天變于上人變于下矣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乃曰不敢屏璧與珪寶命之不墜公之不失其聖也始于憂勤終于逸樂非甚盛德其孰能知之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何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二之危也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後貞夫一知終終之成文武之德公獨當之矣六二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何曰危事之生也一人銅銅衆人愉愉獨善則可善天下未也能以聖人之憂爲憂者其知人道乎貝未有也而億其喪億其喪又戒其逐宜待時也乘高而履危不若安靜以守之爲得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何曰知死生之說者其知改過之道乎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小人之死莫之或蘇也夫有過無大聖人咸與之更始入陰懼死出陽知生跬步而不敢忽所以優柔容民也九四震遂泥何曰雷雨之動宣幽出滯至神也其遂泥何也曰將往矣慮其不往也故戒之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何曰乘剛者高益危敵應者不相與厲矣能无喪乎

曰有中德以貞其位天地鬼神之所享也其不忘咨嗟何也道未孚志未通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何曰樂莫善于後戒莫善于豫能豫者能樂者也震索索憂在內也視矍矍治內難以正也惟君子能憂人之憂又能憂人之所不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柔遠能邇無所遺也能使人正不若使各自正陽升陰降保合大和雖凶无咎矣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何曰震也者乾之始也艮也者乾之終也動則慮其躁靜則止其消不獲其身迂其身以救禍也不見其人隱其身以避難

也昔殷紂之亂比干諫而死微子箕子去之非无咎也義固不可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何曰主動者趾也爲人臣子而果于罔上以冒天下之不韙非一日之故其始不正也故曰大夫無遂事人臣無將將而誅焉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蓋言愼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曰動趾者腓也趾不正腓任其咎能拯之者其惟心乎若之何其形役心也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閽心何曰通上下者限也時啟閉者閽也違之俾不通過之使不進天下已亂奸不上聞非心之厲歟知行而不知止則流知止而不知行則蔽六四艮其身无咎何曰非靜無以凝陽也地道也妻道也六五艮其輔

言有孚悔亾何曰輔宜止者也其惟不言言乃雍故翕爲張根靜爲躁君艮其輔而後言言而後有孚有孚而後悔亾君德也上九敦艮吉何曰宗廟以居之山陵以終之忠臣孝子所以奉安君父無窮極也上爲宗廟世爻不變于艮著義虞氏例艮消卦成家人正謂此

漸

漸女歸吉利貞何曰女自內出者也其言歸何也外成者也陰陽和而萬物興夫婦正而家道成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何曰鴻德而在下者也退則藏之進則正之正則言之小子之厲歟小子之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何曰于磐進也鴻德而正中者

也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任官受祿不素餐也故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用禦寇何曰于陸進也剛中正鴻德而知權者也征不復孕不育陰滅陽也陽主征陰主守征凶則守利矣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何曰進之主也棟不得桷則不具桷不麗棟則不成自下進者不以嚮陽而背陰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忘乎進之本也故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何曰夫以正帥人者也婦待正者也不能正人則不能保其妻子于陵非正也有正之道焉由變而之正權也過三歲乃孕蓋有待也其莫之勝也要之于終而已故吉上九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爲儀吉何曰于陸非正也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則變之正也其羽可用爲儀吉美其知權也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何曰日起明于東歸明于西月起明于西歸明于東日月相望而陽德盈焉月遠日則息遡日則消陰歸功于陽而无成有終焉歸妹天地之交陰陽之薄日月之往來人事之終始盛衰之大端也征凶无攸利何謂也非所往而往焉反也非所居而居焉往也女子外成正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何曰諸侯取一國則同姓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禮也矧王姬之盛而不以衆多爲侈乎履也者禮也人非禮不行禮

非時不成時非權不立女子從父兄者也幼待長賤待
貴者也如其禮雖跛句征也何不吉之有九二眇而視
利幽人之貞何曰苟非禮雖視奚利焉況其眇者乎與
處于幽昜若獨明以臨之爲正也其常也不得謂之變
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何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情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禮也已不能自正而求正于
人亦正也留車婦道也反馬壻道也惠及諸娣御序于
君斯可以奉神靈之統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何
曰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違
親迎而不至非正也不待禮而相奔尤非正也與其愆
也寧遲矣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蓋言時也六五帝

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何曰有女君之良德雖娣貴也位爲小君而無良德雖以天子之尊且富其可恃乎日往而月來望也日來而月往幾望也諸侯出夫人則以其姪娣攝女君謙不敢當尊也故吉三四復二之五坎月在兌西離日在震東故幾望歸妹消卦故著此義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何曰三月而廟見主婦奉筐米士以特牲諸侯以少牢禮也婦入三月而後致女從父母辭也未廟見而死稱女不成之廟也詩曰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得禮故降也承筐無實刲羊无血以廟爲弗受也失婦道也故无攸利消卦故終著歸宗之禮以明卦取歸妹之義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何曰刑罰之不中也則上之縱也上縱則下闇下闇則上蒙且闇且蒙无以相通象上之三出四于獄嘗爲日懸坎雲中王也者通天下者也日中者正天下者也日既中始憂之可也日未中則勿憂也綱紀之不成刑政之不肅則憂之過也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往有尚何曰苟無正雖妃主曷尚焉用情訊之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而職聽于朝有司之法也其罪疑赦王會其期而免之可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何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陰盛陽微吡何景也苟非膚受之災自作之孽漠然視之而不顧無爲

貴君子矣始疑之終孚之疑者疾也孚者發也非疑何以孚非疾何以發忠臣以心格君其終無不白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何曰屈身于闇世積誠覺君而不敵小人之衆且近者權不屬也權屬矣雖弊之以蔽明之罪而誅之誰得而咎之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何曰天災滋至引爲已慝東身以伸法避賢以應變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何曰君闇弱則近臣蔽之況其遠者乎君文明則遠人譽之況其邇者乎陽升陰伏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非一人之慶天下之福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何曰天變告于上而

不知省憂賢人隱于下而不知求助危亡之速無愚知皆知之而在其屋居其家徘徊其房戶者方泰然而莫之怪也三蝕三飢若三星亡則國者亡已知日中而不知日昃之戒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何曰陰佐陽天之道也陰主陽非天之道也雖然不麗不明不凝不生雖小句亨矣亨斯貞貞斯吉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何曰失國而託于人禮也寓公不繼世則絕矣國不自正而恩人之正災不自彊而恩人之彊君子以爲自取之而已矣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何曰次舍所安也資財所行也僮

僕所助也有是三者而後可以貞旅九三旅焚其次喪
其僮僕貞厲何曰恐懼者旅人之常也驕慢非常也以
焚爲節以喪爲得可以愚小人不可以罔明主非貞也
厲孰甚焉九四旅于處得其齊斧我心不快何曰處客
位而逼其主雖與之以齊民之柄賢者勿尙也奸人雖
得之忌者衆矣與閭干之罪同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
譽命何曰雉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矢亡而
得雉出有獲也以陽征陰從命者衆也故有終譽上九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何曰焚次者
人也焚巢者非鳥也卑之則不義尊之則不情寓公之
子孫必在畎畝而勿致臣也夫天之所棄必近其小害

而遠其大憂待之以初而不知天祿之不再也雖非所有也射則獲之牛所有也易則喪之亦惑之甚矣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何曰以小事大者畏天命也不往則不可見（謂二變）用上敬下則不敢召用下敬上則不敢不往聖人所以正君臣之分也（二變君臣正）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何曰將帥者權制進退者也天子之令不行于軍中禮教之治不行于閫外曰武人也不嫌乎擬君也此武人之正也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何曰武不可弛而不可黷也先王兼文武之德禁暴誅亂隱之于未形故出則軍將（求變）入則命卿（君臣正）專

命于外禀命于內賞在司勲功在太常而胃無驕伉之志視大如小治繁以簡君之訓也臣何力之有九三頻巽吝何曰有權而不知變則衆不從命也功勿及也答實歸之矣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何曰將之成功于外必有人乎君側而後撥亂正治之志行及其成君勿知也曰將之功將勿知也曰君之功然而君子原終始以爲非此人事將不濟也故子四言功夫治兵之法獵田之法也巽候八月中秋教治兵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何曰同位相助庚辛同氣相薄雷風物盈乎甲更乎庚消乎辛庚者陽之始出也辛者陽之始入也陰雖有初伏之以終陽事勿敢貞也知无知有知初知

終知先知後非大人其孰能權之上九巽在牀下喪其齊斧貞凶何曰窮乎上必反乎下天道也戡亂則戢武人道也以不正爲正君子以爲權也何凶焉

兌

兌亨利貞其不言元何也曰乾至尊也以卑承尊正也以卑承尊而天地定矣其不言小何也陽息也初九和兌吉何曰以正感人而不正者正朋友所以信也九二孚兌吉悔亡何曰正乎人者也非正人者也當位而言其悔乃亡民所以事君也六三來兌凶何曰說之不以道君子勿說也非惡其說惡其來之也與讒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孰商之

曰與正己者商之帷右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尊德樂道未有不忘己者也未究者疑勿敢自信也變先發則禍民小愼思之審問之以媚于庶民者媚天子忠信之至也九五孚于剝有厲何曰什一者勞民以自養也覃旅者危民以自安也歡若父母畏若鬼神孚之者豫也上所以使民也君以爲剝民以爲兌矣君以爲厲民以爲吉矣上六引兌孰引之曰使說己者引之見不正而內自省也欲淸君側之佞人而已倘處于非正其不講習于引君之道矣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曰陰之渙也聚之以

陽鬼之渙也聚之以廟水之渙也聚之以木民之渙也
聚之以賢王者民臣之所主上帝祖考之所依歸也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方崩而受
冊祖廟順民也權也受冊而反喪服順子也經也踰年
而即位門外之治義斷恩也三年諒闇不言百官總已
聽于冢宰門內之治恩揜義也羣臣至于南郊謚之誄
之而立新廟終始之于天也若涉淵水往來攸濟太平
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初六用拯馬壯吉悔亡
何曰世子號稱子當喪未王也布乘黃朱奉圭兼幣待
猶王也正也（與禮篇異似的）二王之後入天子之國純臣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何曰仍机爲王也非爲先王也奔其机順孝子之心也六三渙其躬无悔何曰貴而益卑賢而益愚盛德之至也樂取于人以爲治故至誠如神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何曰賢而不忘輔高而不忘降平而不忘傾是以位在德元而得賢立太平之基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何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年而後稱王當此之時聲教四達禮樂交通不見而民敬不行而民說慈良之化神也上九渙其血去惕出无咎何曰自任者勞任人者逸耳目所不聞見思慮所未及疾苦艱臨非賢莫與請命也先王所以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能上賢也與禮篇巽卦辭利涉大川之義正謂此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何曰安其位則危有其治則亂保其存則亡故消易止而盈難持也歛從其薄則民不病用從其度則志不荒損其過以適于中而已過之非正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何曰天地和同萬物孚甲天地始肅龍蛇蟄穴物猶知之而況人乎君子用則行之舍則藏之確乎其不可拔知幾也九二不出門庭凶何曰鷙鳥將擊必潛其形震雷將發必匿其聲潛其形擊也迅匿其聲發也神不出門庭凶言其見不伏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何曰守節者不達知塞者不通賢人之于天道也可與言權也用閔于天尫民是以嗟也無節

于內吾不知其嗟矣六四安節亨何曰不節而嗟不如節而安也命不可爲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尙何曰節而安不如節而甘也能帥人而尙其節可謂盛節矣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何曰不節而嗟不如節而苦也貞而凶雖悔无咎矣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何曰以政率考畏以教率者化夫民猶魚也因客則魚無所遯法寬則民格中孚豚魚吉繼亂世以蘇民也民甦而邦可化也魚遯而川可涉也夫濟巨川必具舟楫賢聖之相得未有不感于正者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何曰周之王也反及嬴內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刑新國用輕典改元立政莫先于此故曰牧民者務在安之而已安之而後可與危靜之而後可與動則心體之相為也雖不燕猶燕也訟乾四之初出坎于獄正在此

爻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何曰聖賢之合也如嬰兒艮少男之得慈母二動坤為母聞遠音而神隨之詩曰彼留子國將其來食非其天位食天祿之謂謂子國來我乃得食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何曰孚有未敵者也得敵矣鼓焉罷也志哀居約子之知喪志敬節具子之知禮志和音雅子之知樂求孚也孚道具矣二化上乃反三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何曰

陽不盈不足以消天之道也月之望也幾乎日望而生魄歸功于陽月之正也亂之將甚也魚恬于淵民脫于网馬弛其羈萬物之生各安其性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何曰上思治則民正上思誠則民信相結以忠何咎之有語以其民化者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何曰不見其飛惟聞其音音登于天飛則下矣君子知時故知權知進故知退知貞故知變正乎凶也非改其度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何曰救亂之道其危乎小過陽已消而欲止之也聖人之憂患無窮焉耳主亂于上賢隱于下紀綱之

失不可卒復先正其小者以兆之兆行而大者可漸正也飛鳥遺之音其濟則鳳皇之鳴高岡不濟則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大臣之責也不言元何也亨利貞而後有元也初六飛鳥以凶何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毀卵者不絕于林則鳳皇不來鴟梟數至所以求者非其道矣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何曰審諦功德雖宗廟猶貴貴況朝廷乎繼體之君夫人而後祔于皇祖姑也夫陪臣之微者而欲上通于天子斯逼其主矣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何曰求遠交而忘近患則攻我者交必合矣故守禮義者弗圖大功豫不虞者

不求諸侯雖不及遠亦不見戕也處小過之道也九四无咎弗遇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何曰咎易避而勿避何也主明于上而咎可白也皦皦以自潔汲汲以自貞明曷偶王謂之何矣往厲必戒防而後不戕也勿用永貞遇而後可過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何曰天施不溥雲失其職也王澤將竭公失其理也理之如何旁求巖穴以輔天子斯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矣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何曰過之正也非禮也過而過之斯禮矣夫雉離于羅非雉之咎也正也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其不言元而言小何也聖人有戒心焉否泰相還人道非天道也元命既廢天惟求德而循昇之遇災而懼人必思患而豫防之吉不可恃亂斯可弭體元者時中聖人之盛德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何曰清道而馳不忘銜橛堅冰而涉不忘中流戒之戒之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履顚蹈僕終踰絕險豫防之謂也六二婦喪其髴勿逐七日得何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悔盜悔淫將有不禁而自止者婦喪其髴惡無禮也勿逐七日得禮之成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何曰世不能有平而無陂至治之國不能無小人惟君子能

斷故明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而克之如此其久需其化而自來也不徼近功不勤遠畧去小人之效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何曰成必有弊天道也守其成補其弊人道也袽而戒不如衣而戒也豫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何曰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美沒禮不若菲不廢禮也時也上六濡其首厲何曰天下之亂未有不由小人者始則用之久則必爲所用飲食也宫室也畋獵也聲色也凡所以陷溺其君者其來無方其端無窮而爲之君者方曰吾以究治平也夫治之究亂之生也況濡其首乎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曰任重而位輕禍深而知淺事大而力小雖有濟其不竟矣濡其尾无攸利蓋言慎也初六濡其尾吝何曰知進而不知退不可與慮始知前而不知後不可與圖終濡尾之不戒濡首何及矣九二曳其輪貞吉何曰見險而能止之謂知得喪而疾驅之謂中曳其輪以待行也故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何曰征以求濟也未濟未可以征也夫天下之患必與天下共濟之衆志既孚而後可征也曳其輪斯不濡其尾雖以涉大川可也何凶焉九四征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何曰攻人之惡正也受人之攻亦正也濟言震之莫不震聳鬼方而受賞

見方亦化于大邦矣受命之主所以叢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何曰貞吉也孚于貞其吉斯大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順而麗乎剛嚮而用其光包萬物而履其常持其盈泰斯成定其傾否斯貞其唯君子乎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何曰否將傾政可革也忘厥孚民可息也夫以道制欲則節以欲忘道則失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道也後嗣王酗身命罔顯于民祇欲也觀其所孚而興亡得失之幾決矣

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沒其甥董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

翙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先生尊守師
法懼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伸文言舉
隅之例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于諸著
述爲最精穊學識淺陋又未嘗奉教先生僅竊數
日之力以先生所爲易說竟其條貫而爲此稍爲疏
通證明之庶于師法少所出入其于先生之意有合
有否則不敢信焉爾

夏時等列說

叙曰昔夫子有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又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史遷亦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余年十有五治公羊春秋條列之學舅氏莊珍埶先生為言夏時之等文約而旨無窮與春秋相表裏因所箸說義初本讀之觀其論制禮作樂之原三統內外之辨治秝明時之道麻廣計月之徵郊禘視學之典王官民居之制務農重桑之事土宜土均之法憂旱備潦之誼嫁子取婦之節養老送死之要王馬國馬之則蒐苗獮狩之令偃武措刑之德尊卑上下之別改火救疾之政淳化昆蟲之

則善善惡惡之旨扶陽抑陰之義愼始敬終之戒富矣哉洵太平之正經也由是以知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時百世莫之能違者夫子以告顏子溫城董君亦云損文用忠變文從質三王之道若循環也莊氏所著考釋注補音義等書多至數十萬言愿學者不能盡讀嘉慶三年冬日多暇撮其大要爲箋一卷用申引而不發之旨成學治古文者童而習之條理五經庶幾得隱括就繩墨焉

正月启蟄正月者何月之始也启蟄者何歲之始也曷言乎正月启蟄歲與朔會也朔數中數正天時王政之等立矣其日蓋甲寅也雁北鄉傳曰先雁而後鄉見雁

而後數其鄉也遰鴻雁不言南鄉何中國也雉震雊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雊爲必聞之求雷而言震何言天命之無不存也魚陟負仌志仌泮也農緯厥耒古者居蟄而郊郊而後耕緯者何也修耒耜具田器云爾先歲祭而言之何急農也初歲祭初歲者何歲之始也曷祭郊也郊然後耕于耤言郊不言耤何重郊也用暘傳曰暘也者終歲之用也言是日之始用之也囿有見韭記祭也曷祭祭宗廟也先郊而後祖順也時有俊風俊風者何南風也俊大也何大乎南風也傳曰合仌必于北風解仌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殺必于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涂非寒則日不見也凍涂者何凍下

而潞上多也潞變也田鼠出涑涂潞而出也田鼠害稼
者也偈爲盡其辭曰是將變而之善者與有可變而之
善雖惡不絶之農率均田孰均之上均之農率之歲終
納民秝周知其民數于是乎均之記曰先定準直農乃
不惑獺獸祭魚傳曰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
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
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
大之也雍則爲鳩傳曰雍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
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隸其辭
也鳩爲雍變而之不仁也故不隸其辭也農及雪潞初
服于公田及獨汲汲也急農也傳曰古者先服公田而

後服其田也采芸凡言采者皆記祭也芸未榮而采之
貴誠也鞠則見鞠者何柳也先言見而後言初昏者何
避北官也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旦見鞠曷爲以
旦見之辭言之避北官也田鼠出則虛旦見矣正四方
者惟虛不志陰伏于下以佐陽也初昏參中參者何大
辰也故伏見昏旦皆詳之也斗柄縣在下布陽令也魁
枕參首參中則斗柄縣在下矣柳稊某杏杝桃則華稊
先見者也某先華者也某杏桃皆豆實也故聯而記之
緹縞傳曰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
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
孚粥或曰孚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禪耰者何壓

田器也禪者何綱禮也黹者何黼也社而賦事男女皆效績矣初俊羔助厥母毓俊大也何大乎羔也以其獻之故大之助厥母毓者何羔未能勝芻秩之食以其秩食其母也初者何始也七月貍子肁肆亦始也羔曰毋貍曰子善惡之本故謹而始之綏多女士女士者何士行也聖人之化也故以眾多之辭言之綏安也昏禮于是殺止矣丁亥萬用入學其日何明夏正也用者何用祭也曷祭禘也曷為不言禘未卜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故曰用萬者何干舞也學者何大學也不當禘則上丁視學也祭鮪時祭不言祭祭鮪者非祭鮪也以鮪之時而祀之也禘以春夏祫以秋冬正也榮堇采芑采繁由

胡皆記祭也由胡者鯀母也昆小蟲抵蚳傳曰昆者衆

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

後言蟲者何也萬物從動而後著抵蚳爲祭醢也不言

取不先穴取也來降燕乃睇傳曰言來者莫能見其始

出也乃者何難也何難乎其睇也急居也或曰來言辭

也剝鱓以冒鼓也雷發聲而始合樂也周以啓蟄之日

有鳴倉庚有者咸其有也急桑也榮芸榮而記之知正

月之末榮而采也時有見梯始牧梯者何孝始生也記

祭也牧者何遠郊也曷爲不言牧有見梯時始牧也此

馬政之始也三月參則伏志伏者大辰也傳曰星無時

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急桑也委楊委

楊者何無聞焉爾䍸羊䍸羊者何羝也䍸者何相䍸䍸也記詩也縠則鳴記時也頒冰頒冰者何助寒氣也采識記祭也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妾賤者也子公子也傳曰先妾而後子言事自卑者始也執操也養長也宮事祭事也始者何重蠶事之始也祈麥實麥實先見者也舉麥以見五穀也越有小旱越于也于旱也閔雨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矣田鼠化為鴽傳曰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鳴鳩桐芭者何桐始生也拂之者鳩也曷為盡其辭善其變而之善也傳曰鳩者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鳩四月昴則見旦見也昴者何西宮之星也

初昏南門正正然後謂之南門故記正不記見傳曰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急農也札蜩也圃有見杏記祭也鳴蜮急農也蜮害稼者也王萯秀先言王萯而後言秀者何萯五土也取祭記祭也傳曰以爲君薦蔣也秀幽先言秀而後言幽者何記穫也越有大旱大旱也執騭攻駒王馬之政也二歲曰駒壯曰騭執者何別其羣也攻者何治而騬之也五月參則見大辰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志浮游也急衣也再治目有鳴目治日有殷鴂則鳴急衣也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記時之大者也重農事也傳曰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本者五月之朔謂至朔同日也末者十月之晦曰時

有養夜則十有一月朔旦冬至亦至朔同日矣非一歲之術也乃衣急衣也始種麻也乃者何難也據始以言成故難之良蜩鳴急農也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急農也傳曰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之叢生者曰灌濟章曰蓼啓者何別也夏日至而艾之何以書急農也鳩爲鷹其變而之不善也故略其辭也其不言鷹祭鳥何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故爲之諱也唐蜩鳴急農也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志昏中者大辰也辰某諸闗

未藿記祭也頒馬將閑諸則始騬騰也則正也國馬不害民之財用王馬不過天之大數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布陰令也鬻桃記祭也雁始摯傳曰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七月秀雚葦傳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貍子肇肆傳曰肇始也肆殺也殺則曷爲謂之肆諱也其言子謹始也湟潦生萍先湟而後潦者何告備也萍生者不始是生也記潦也爽死先爽而後死者何記穫也爽猶疏也荓秀先荓而後秀者何辨五土也漢案戶傳曰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其不記中星何也箕斗東北維也猶正月不記北宮之旦見也寒蟬鳴告授衣也初昏織女正東鄉記天正也斗綱

之端連貫星紀其不言婺女何北宮也猶言漢案戶而
不言箕斗中也時有霖雨記時之大者也雨三日以往
爲霖先湟潦而後霖雨者何告備也灌荼告慎終也斗
柄縣在下則旦記旦見者斗爲陽也故正在上則旦不
誌也八月剝瓜記祭也玄校夏伺立也校次之傳曰未
嫁者衣也志昏禮之始也女紅成矣剝棗栗零記祭也
后夫人之事也君鳥羞羞珍也獻也君也者吞也志養
老也羔曰毓鳥曰羞慈孝之義備矣順時之令畢矣內
馬志王馬之政也辰見而始收伏而內馬辰則伏記伏
者大辰也辰房也鹿從傳曰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譬
其養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

幽也不言鴽爲鼠變而之不善也其辭從同同參中則
旦斗柄縣在下則參中矣其兩誌之何關閭也一曰關
歲差也九月內火辰伏而內火志火政也遰鴻鴈其來
也曰遰何去其居也以鴻鴈曰遰言陽德之始翕也以
入曰北鄉言陽德之廣及也主夫出火志改火也古之
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養民之政也主夫
者官也陟元鳥蟄熊羆狛狗貔貍則穴若蟄火伏而畢
蟄也英鞠傳曰樹麥之時也王始裘始裘不王其曰王
何也王辰繫于日也辰繫于日歲與斗合于戌星與日
合于卯以是爲秝元也雀入于海爲蛤傳曰蓋有矣非
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其言祭何也不沒其祭也善微而

惡著矣初昏南門其不見考也而著之何刑罰威忌以象天之閉也十月不言王事志措刑也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乾辟巳坤辟亥也黑鳥浴浴者何僂呼也黑鳥者烏也其與之鳥何也獺知祭烏知養故謹其辭也時有養夜記時之大者也重女紅也其繫之十月何通三統也周正于是建矣雉入于淮爲蜃入者非常入也織女正北鄉則旦旦見也其以織女志何爲乎諱也或曰志天正也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其言王者何王十有一月也通三統也禮日至筱兵鼓狩而陳筋革日未至也不言金未用兵之刃也商人不從其不言斂穀何大天命也息農于是乎狩言狩之不妨農也隕麋

角記時也日至隕麋角其昔爲發夜以隕麋角終十有一月何也至日在晦于是置閏則歲與朔會矣十有二月鳴隹離子也其謂之鳴何也末殺也故漸進之著王化之廣也玄駒賁始獻馬也其曰玄何夏尙也賁飾也內民祿歲終而內之君也虞人入梁獺祭魚而後入之其禁之十有二月何著正月之朔氣也隕麋角朔數著矣其再曰隕麋角何戒失祿也般于是改正矣通三統也

夏時等列

正月

大正

斗建

大辰

諸星

鞠候

三正

歲星 斗綱

小正

鷹 獺 鼠 草木

斗柄縣在下

初昏參中

鞠則見

寒日滌凍塗

時有俊風

雉震呴

啓蟄

農緯厥耒 初歲祭耒始用暢

雁北鄉

農率均田

田鼠出

獺獻祭魚

魚陟負冰

柳稊梅杏杝桃則華

鷹則為鳩

初服于公田 采芸

鞠則見

農及雪澤

囿有見韭

緹縞

二月

往耰黍禪

初俊羔助厥母粥

來降燕乃睇

綏多女士

剝鱓

丁亥萬用入學

有鳴倉庚

始收

祭鮪

采蘩

由胡

抵蚳

時有見稊

昆小蟲

榮堇

榮芸

三月

參則伏

攝桑

委楊

頒冰

妾子始蠶

執養宮事

采識

祈麥實

越有小旱

鳴鳩

田鼠化為鴽

螜則鳴

拂桐芭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取荼

執陟攻駒

囿有見杏

越有大旱

鳴札

鳴蜮

王萯秀

秀幽

五月

參則見

初昏大火中

時有養日乃瓜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啟灌藍蓼

頒馬將閒諸則

煮梅

蓄蘭

菽糜

鴃則鳴

鳩為鷹

浮游有殷

良蜩鳴

唐蜩鳴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煮桃

鷹始摯

七月

斗柄縣在下則旦

初昏織女正東鄉

漢案戶

時有霖雨

灌荼

狸子肇肆

寒蟬鳴

莠雚葦

湟潦生苹

爽死

荓秀

八月

辰則伏

參中則旦

玄校

丹鳥

剝瓜

剝棗

栗零

羞白鳥

鴽為鼠

鹿從

九月

辰繫于日

內火

主夫出火

王始裘

遰鴻雁

陟玄鳥蟄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雀入于海為蛤

榮鞠

十月

初昏南門見

織女正北鄉則旦

時有養夜

黑鳥浴

雉入于淮為蜃

豺祭獸

十一月

王狩

陳筋革

嗇人不從

隕麋角

十二月

玄駒賁

納卵蒜

虞人入梁

鳴弋

隕麋角

論語述何篇

後漢儒林傳言何劭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隨經籍志不載其目則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文爲君子儒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旣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其書尚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

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匯蓋不言其不敢苟同者如曾僭禘妾母不稱夫人嘗亦引而不發之旨九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問曰論語以何義而托始也曰篇首蓋言刪定六經之事所謂說心研慮樂以忘憂者也其曰人不知而不慍者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其一

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何謂

也從後漢書所引作子曰曰春秋明王道始元終麟大本端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致一也其二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何謂也曰春秋逃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戸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

戸舉大數謂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摧秣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閒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也其三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謂也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春秋損文用忠之義也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所謂未學之人也其四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何謂也慎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其五五十而知天命何謂也夫子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知天命之謂也其六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何謂也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通其大義而得之於心則能以斟酌後世之制作若漢初經師以春秋决事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庶乎不愧已其七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何謂也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書于史文闕者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愼之至也多見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其八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何謂也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元年反

曾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受國于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其九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何謂也曰殷受夏周受殷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故春秋立百王之制通三統之義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告顏子爲邦兼用夏殷周之制仲尼以萬世爲土何但十世哉其十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謂也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

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于惠公之廟又僭六佾于仲子之宮自是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春秋譏諸侯之僭而不及大夫故論語譏之

其十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何謂也曰此以見春秋變周之文用夏殷之忠質也忠質亦以爲中也如俟其物窮自變矯枉過直則爲秦人之縱肆晉人之高放三代之治泯如矣

其十一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謂也曰春秋之義諸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衛執天子之使則書戎邾牟葛三國朝魯桓則貶稱人之類是也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所謂夷狄進于諸夏則

諸夏之也與其爲衛邾之有君不如爲游子之亡何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言王者當興之也二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謂也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顓蒙昆釋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春秋譏魯僭而不及季氏故論語譏之二十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何謂也春秋攷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故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

矣十三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謂也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下及武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于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矣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十四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何謂也曰禘者諦也諦審其德而差優劣也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勲在王室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于大享知其說者則

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謚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于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于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為之諱于春秋不言始于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十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謂也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十六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何謂也曰魯自僖公僭禘于太廟用四代之服器官

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
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
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七十我愛
其禮何謂也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
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于餼羊發之凡
論語與春秋相表裏者皆聖人口授之微言不箸竹帛
者也八十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何謂也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
受命制作素王萬世也九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謂也曰詩書執禮子所
雅言性與天道備易春秋則微言也中人以下難以語

上也十二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春秋不書出奔何也曰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左氏善于事而亦不著焉則疏矣二十一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劭公謂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何謂也曰聖人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識大者以明道識小者以矜名漢之董生明道之儒也其他章句之儒則矜名而已二十二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謂也曰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而後君子

也三二十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詩書禮皆述古易繫辭春秋則夫子所作不純乎述何也曰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其義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兩四二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何謂也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所不書多於所書也五二十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問而出曰夫子不爲也而公羊許拒蒯聵立輒何謂也曰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先齊國夏以明伯討許石曼姑以彊王義非許衛輒也輒固不得拒父然受命于靈公亦不得背祖而私遜父以其位

故爲輒之義止當不爲鬯主避位以謝父而已爲石曼姑之義止當於蔽聵入則守義以拒之若輒避位則援郢立之而已其禍啟于靈公不立公子郢而立輒故夫子於春秋絶蔽聵于論語不爲輒以爲於義皆非也十二

六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何謂也曰此因上章而類及之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有子貢疑焉不義之富貴不特蔽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歸歟歸歟際可公養誠不如洙泗之疏水曲肱矣二十七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何謂也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賊接踵

所以發憤著書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豈又在茸年矣二十八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此于春秋有當乎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二十九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何謂也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見猶顯也言推顯以至隱也不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春秋之義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三十 豈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謂也不知而作謂不闕疑也多聞者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以寓王心多見謂所見世識

其行事不著其說也三十一　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何謂也曰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也三十二　春秋書孟子卒與陳司敗之問答同邪異邪曰春秋于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于卒也不書吳孟諱文也為內諱者皆不可言之大惡也夫子以知禮之對為過則昭公之失禮見矣若陳司敗問昭公取同姓可為知禮乎則夫子必不答也三十三　夫子戒好勇疾貧又戒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謂也曰春秋于叛盜則誅之于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為已甚此其義也三十四　敢問何如斯可謂守死善道矣曰如公弟叔肸

孔父仇牧荀息其人歟三十五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謂也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三十六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何謂也曰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孔子二聖而已三十七○風俗通窮通篇引論語固天縱之為句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何謂也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與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為來哉又曰吾道窮矣三十八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謂也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三十九何晏集解連上可與立未可與權為一章

鄉黨之篇終以時哉時哉何謂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聖之時者也聖人之時其義在易與春秋其行之在禮故鄉黨記聖之行禮而以是終之四十右上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何謂也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夫子用世則必先野而後馴致乎君子□追所謂始于麤糲終于精微其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何謂也曰春秋書滅者亾國之善辭上下同力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亾沈潰然其二棘子成欲廢文用質合乎春秋之志而子貢以爲駟不及舌何謂也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獘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泰楚滅三代之禮

法賊民興喪無日矣其三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
徹乎何謂也曰魯之不足由于三家四分公室故季氏
富于周公而君貧宣公不治其本而稅畝于公田之外
復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
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毆民而歸之三家
也故有若風其收民心以强公室豈徒爲迂論而已其四
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謂也曰時景
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
數世國移陳氏由君不君故臣不臣父不父故子不子
其五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何謂也曰此章蓋在昭公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致亂之由而微其辭故夫子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已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事而不敢正言也

其六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曰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偁

其七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何謂也曰魯無君臣衛無

父子政本皆失故夫子正之於春秋而復嘆之其八棄公聞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何謂也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墨子非儒篇不遠是義故非之其九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何謂也曰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鄭元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公羊疏謂何鄭意別實不別也其十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謂也曰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蹄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纂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其十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謂也曰桓公之信箸

於天下自柯之盟始故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
會盟凡十有六九當作糾聲之誤也二十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何謂也曰
舉衛三臣以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
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獄於季氏焉三十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何謂也傳曰以諸侯之踰
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
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
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十四明日遂行與去魯與何謂也曰夫子于衛靈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三年待放與孟子曰君子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說也十五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何謂也曰春秋于郜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郎春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文公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禮記文備而旨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乘殷之輅何也謂貴其質也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與其意服周之冕何也謂貴其文也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樂

則韶舞何也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也故鄭聲遠佞人何也曰春秋書鄭詹自齊逃來以明遠佞人而不書齊人歸女樂以明放鄭聲者內諱大惡故不書而于定公十四年冬以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篤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十六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何謂也曰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非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臧文仲執

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于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如溢死之為愈爾七十弱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何謂也春秋詳內小惡畧外小惡正其身以為天下先也十八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何謂也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故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十九吾猶及史之闕文何謂也春秋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傳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十二季氏伐顓臾不書於春秋何也曰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成王以土田附庸錫

之魯公故在邦域之中董子述附庸之制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於春秋其小大則末之詳一二十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于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于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

世也二十二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謂也曰譏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翟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二十三桓之子孫不滅而但微何也曰魯小於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韓趙魏之分晉故亦無奇禍而但微於陪臣也二十四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何謂也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

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于子君稱之曰母自稱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二十五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擾爲陽虎之黨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夫子未嘗恕公山也曰豈徒哉猶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弗擾皆叛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豈猶爲東周乎史記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

也二十六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句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何謂也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譏初稅畝用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審法度也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脩廢官也凡書滅國皆當興也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繼絕世也嘉叔肹曹喜時吳札之義舉逸民也重民如征伐城築之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悉書以及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重喪則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祭則詳禘祫烝嘗譏立廟世室屋壞二十七

右下篇

劉禮部集卷三

禘議

謹按禘從示從帝言配帝之祭也又禘者諦也審諦其德而差優劣也本劉向說苑修文篇張純謂審諦昭穆大緫謂以人鬼配天神丕視功載以作元祀其禮參於郊祀天地其義通乎南郊定謚故周禘嚳稱天以諦祖宗之功德禘文王稱文祖以諦子孫之功德天事尊而不親故高圉亞圉僅列報祭太王王季祧於四親周公宗祀之典遇隆大舜瞽瞍不得配帝禮創夏商郁乎煥哉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魯干大禮夫子不言漢氏德衰諸儒守缺張純混昭穆之義張純云禘者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杜預亦謂三年喪畢祧廟致主大祭以審昭穆夫

昭穆尊卑禮有定序何煩審諦乎康成訓大饗之文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鄭以爲祫祭陳祥道正之以爲大禘以大饗及五帝且諸侯亦有大祫不得專言王事也匪惟文獻不足益亦有天運焉子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行之今本周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之文攷諸國語周官漢儒傳記之說正其舛謬志其大略若夫圭幣服器獻酬之儀則有司存

問曰禘埜于郊者何曰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注全烝全具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楚語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郊以特牲稷牛亦特禘於明堂上帝文武亦用特牲洛誥文王武王騂牛各一是也功臣從祀殺於天祖皆以太牢故我將有牛羊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則禘

郊益重明矣然禘異于郊者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康成謂配天者配感生帝靈威仰案當云配所穀之帝配上帝者況配五帝也禮大傳注又何休云孝經上帝者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是郊者專祭感生帝就鄭意言之如此其實非也有虞氏郊堯亦豈感生之義乎穀梁所謂三合然後生公羊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也公羊宣三季傳郊則何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云云何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明堂之法上象太微禘及五帝不專感生曲禮大饗不問卜鄭謂祀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皆以祭天爲祭其祖所自出而其爲說每濫郊於禘故注周禮大司樂則有三禘之說（謂天神地示人鬼皆可言禘）箋商頌則有禘者祭名天人共云之說（序云長發大禘也箋郊祭天也疏引鄭志荅趙商云云案長發禘及功臣伊尹是禘非郊）又以南郊與圜邱爲二以郊專祀感生帝故謂寘稷德小獨配感生帝爲寡契與文王德大汎配五帝爲衆而不知郊稷爲配祈穀之帝此其所失也問曰禘異於祫者何曰春秋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案何君詁諦但云審諦無所遺失不云審諦昭穆此一得也禘及功臣郎詩長發頌鄭士阿衡書盤庚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据詩書而不据周官司勳祭于大烝之說二得也）

然禘乃審諦功德上及天神王者所獨且必聖人為天子而以聖人為祖父苟非周公成王其人則道不虛行焉祫雖大祭止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以序昭穆僅及人鬼故大夫士可以干祫鄭君泥春秋以祫為大事遂謂禘小于祫不知諸侯之祭莫大於祫而禮不王不禘諸侯莫敢干焉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外傳屢以禘配郊言鄭豈未之聞乎曰禘異於時禘者何據王制天子祫禘祫嘗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注疏此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曰殷禮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而別以禘專為王者之大祭東鄰殺牛殷之禘也不如西鄰之禴祭周之禴也易爻言禴者三皆在二體離故虞仲翔注以夏祭釋之故天保文王詩禴祠烝嘗孔

疏以爲文王改制是禮是也王制以殷時祭之名謂諸侯朝天子缺一時祭則可混王者之大禘於諸侯則不可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宗廟通明堂言禘大禘也嘗大祫也用是知禘常以春夏祫常以秋冬天子犆礿祫禘祫嘗諸侯嘗祫烝祫三年一行亦闕一時祭也曰禘異于吉禘者何据劉歆韋昭以大禘爲終王吉禘之祭曰春秋閔二年夏吉禘于莊公此謂犆祭於莊宮左氏亦言禘於莊宮襄宮非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比禘本殷人夏祭之名因王者大禘嘗行於春夏記亦謂之春禘此時皆未僭大禘也劉歆韋昭因國語歲貢終王之文而爲天子三年

喪畢大禘及譽之說新安王氏遂以不王不禘之王爲終王之王數知國語終王未言禘也且喪畢吉禘又非五年大禘也何君于閔二年吉禘解詁亦混舉禘祫不辨天子諸侯之義失之（解詁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此僖公僭禘之始故傳以禘及用致夫人皆非禮經不譏始者與郊義同所謂僭天子不可言也何氏反謂因時祭而廟見夫人譏省煩勞不謹敬亦失之曰許愼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謂古者先王禘及郊宗石室其說若何曰虞喜裴樞本此以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豈以周無譽廟且郊社及百神主藏明堂石室理或然與要與

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之禮無涉也

問曰魯語柳下惠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注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舜在時宗堯舜崩則子孫宗舜故郊堯爾有虞氏謂舜後在夏殷爲三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注虞夏皆黄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今案郊鯀者雖無德位而功足以配天非瞽瞍之無位無功德者比韋昭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者非也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嚳舊作舜韋昭云字之誤也今從祭法改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謂四者皆祭天配食祭昊天于圜邱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今不主其說何邪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以文祖爲堯太祖鄭注尚書舜受終于文祖及格于藝祖格于文祖皆謂文祖者

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蓋堯舜同祖黃帝文祖者蓋以黃帝配上帝于明堂而行禪讓之命故虞氏以顓頊爲始祖下立親廟四禘黃帝仍配上帝于明堂也何謂爲圜丘昊天之祭乎舜命禹亦于文祖故夏之禘因而不改商周皆高辛之後受命興于文祖故祧黃帝顓頊而禘嚳也其禘嚳之禮不可知殆殷既禘嚳周公未致太平因而行之洛誥所謂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者與鄭注殷禮謂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禮樂自伐紂以來皆用之非始成王也今按始稱殷禮蓋禘嚳也鄭與韋昭比附大司樂之冬至配享天于圜丘指爲禘嚳然大司樂無禘嚳之文且嚳非天神樂六變未可得而禮非內出者無匹不行之義又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無容周建正朔別增一郊且商何得亦有冬至圜邱之禘乎五神者月令之說祭法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云云後人强以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皆非雝詩義也鄭又以冥稷德少獨配感生帝爲寡契與文武德大從配五帝爲衆又以世次欲改虞夏商之郊祭法注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少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則顓頊之德小于鯀契之德小于冥乎皆拘于月令周官而曲爲之說于他經無攷焉今固不得而從之也曰以祖文王宗武王爲禘何以徵之且孝經又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與國語異何也曰一徵之書二徵之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始稱殷

禮者盋禘嚳也今王卽命曰記功句宗以功作元祀則宗祀文王直配上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損益二代非復所因矣故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訓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盋明堂之法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周公制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之此非以文王爲文祖與唐虞禘黃帝爲文祖之同證與又曰伻來毖殷乃命寍鄭注周公謂文王爲寍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寍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鄭注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之屬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注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王之廟告成洛邑冢禘重祼禮義見虞馬王易注此非成王以祭器禮周公周官王禮上公再祼而酢周公

不敢當王禮遂以王命行禘禮于明堂乎再徵之詩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疏引雜問志云不審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案此以大饗帝爲宗祀非也禘行于夏不以季秋雝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箋謂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非是案此詩猶商頌長發大禘之歌太祖猶文祖鄭云文祖明堂也荀子謂王者天太祖故詩云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非祖文王而宗武王炊配上帝之證乎辟公卽既用周公也天子成王也廣牡帝牲亦騂牡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馬鄭以文母當十亂則功臣配祭无成方終之義也廟中之祭以文母配文王雖皆位于明堂而母不先子禘之義尊而不親也至孝經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祀祖宗通文且以父統子也洛誥明言以二卣禋于文武而詩序及書大傳皆止言周公成洛祀文王于清廟韋昭泥之乃云周

公初祖后稷而後更祖文王乃以武王爲宗其亦固矣既率諸侯祀文王于清廟復因反祀于方明即舜禋于六宗禮大饗五帝于明堂也受覲禮于壇上成王未至洛周公不敢南鄉而立也破漢儒說因于明堂宗祀受之以歸德于文王故我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與清廟異地亦異樂章也破鄭氏以大饗帝爲宗祀之說非文王不足以配天非周公之聖不能知其說魏明帝詔以漢承秦滅學四百餘年廢無禘祀禮所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踵而行之亦虛器也曰然則周之禘其與前代異乎曰義同而禮異也唐虞之文祖蓋禘黃帝顓頊帝嚳殷周之禘及嚳而已殷惟帝嚳以配上帝下及有功德之君臣長發是也多士篇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配天者蓋列于明堂如三宗稱宗是也如辛元成說殷之三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則五年之大禘必敘其主于明堂可知矣周則禘嚳以配上帝于明堂故仍唐虞文祖之名以諦祖宗之功德別創文王配帝之禘亦在明堂故亦曰文祖以審子孫之功德蓋諸侯之功德王者審之故不王不禘也周公有其德而無其位若阿衡之配食明堂稱也偽公不知而作誣天誣祖莫甚焉

源案原槀以各經為次第條列諸說各為之議統皆難尋今勰理成文略窺恉趣其異于鄭氏者在不信周官月令而取徵六狄惟是禘嚳之禮終不可知今旣不取圜丘昊天之說而與文王宗祀同在明堂同

號文祖又非冬禘春郊孟秋大饗之謂則未知同于
五年夏禘行之而時有先後乎抑別有說乎郊禘明
堂古今聚訟前修既逝請益無從聞疑載疑以俟來
哲邵陽魏源識

禮無二適議

嘉慶二十有二年五月余自庶吉士改禮部祠祭司兼儀制司事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某兄弟與居伯有子一人仲無子而歿伯爲子娶婦有孫三人仲之妻亦爲伯子取其姪爲婦婦仍無子欲以伯之孫幼者一人爲嗣請于州府欲令此子爲仲妻服祖母承重服三年又爲其婦服母服三年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與之否則別擇疏族爲後州府以仲之婦某係中表聯姻本難謂爲娶媵欲許如繼母服而降其本生母其應嗣之兄弟皆不可咨請部示部中議曰伯之孫某義可得其資財而不肯爲持服若如所請是欺老寡而教天下

以薄禮云慈母如母今律亦然請以此示之駮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于是鞠育教誨恩義兼深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嫡母親生無恙未嘗受仲婦之撫養不得以妾子之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內婣不得謂妾乎仲之妻止當爲伯子納妾不得爲伯子取妻爲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僅貲財之謂也古者兄弟異居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嗣仲之妻當以其財歸于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

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而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而不夫其夫尚不爲教天下以薄乎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而共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議者又曰繼母慈母之名既不得爲比矣仲之妻若婦死是子也以祖母之服若叔母之服服之如何駁曰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于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

案乃定同余議者閩梁君章鉅也

姑及舅與從母之女子子不相爲昏姻議

問曰中表相爲昏姻律所不禁而儒者皆曰不宜其義安在荅曰禮于姑之在室者服期旣嫁則降大功于從母以名加服小功于妻之父母則從服緦也古者三族有別故有親疏等殺之序有隆廉遠耻之義有別嫌防微之制姑之女于三族則父黨也舅之女從母之女于三族則母黨也姑之子謂之外兄弟舅之子謂之內兄弟與從母昆弟皆以名服緦也姊妹之夫妻之昆弟雖有昏姻兄弟之稱而不相爲服降于父母之黨也若巳之子視之則爲父母之黨生有姊妹之名沒有服緦之

義而瀆之以為不可矣白虎通嫁娶篇引春秋傳曰譏取母黨也今公穀二傳皆無此文必嚴顔二家遺說葢魯莊之生母宣之嫡母皆姜氏而二君又取于姜皆母黨也是以中表不可為昏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𣏌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為昏矣然非脩飭之君子烏能謹之故存其意于禮而没其文于律

適孫爲祖父母持服議

議曰喪服斬衰齊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爲祖之文齊衰期章有孫爲祖父母祖爲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元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爲庶孫之婦凡父于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按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公羊注所謂文家尊尊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爲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注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

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廢疾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賈公彥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荅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按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元孫皆同此例也公羊春秋說天

子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余于此得爲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之制焉今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自乾隆閒吏部議雎州知州某始也而主喪傳重之義晦矣

張貞女獄議

武進貫人張氏女以嘉慶十一年正月嫁于胥吏汪氏汪淫家也歸數月其姑强使逆客不從毆殺之以自縊聞于女氏且曰于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贖夫若子訟于吏即訟當毀而家事以不聞嗚呼今之人稱良有司者豈非視一邑如一家其貞淫淑慝所當日省而月察者哉朝廷以親民之任任經術士爲其能行法也今逞淫姑兇虐之燄抑貞女正直之氣不誅姦姦無所懲不旌善善無以勸倡率之不先採訪之不豫亂已形而猶以蒙蔽爲息事以縱辠爲好生非整齊風化之意也謹按書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于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別之言有罪亦不得專殺其罪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德論曰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以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禮喪服婦為舅姑期傳曰從服也蓋謂婦于舅姑以人合者也其情輕于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于平人言至親也非以義滅恩亦不至此故不為之坊律意非縱不慈也古律父殺子之罪重于平人言未孝未敬而不可教不可

怒則放出而不表禮不廢天倫也若子可忍孰不可忍乎至于殺則恩已絕恩絕者以義制今以義論而汪爲彝倫之斁不可逭也以恩論而汪爲毒虐無告不可逭也縱淫以敗俗自有應得之罪況專殺乎滅親以賊恩自有應得之罪況以淫故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韙之朝廷用經生以持法似不宜徒執姑婦之分使民藐禮而徵于律也謹議

後讀律例駁案新編　純廟已有駁例自可遵行　聖人先得我心而俗吏不行何邪

春秋論上

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弑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弑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弑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者仲遂在所聞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罪無罪例日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獎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許止以不

嘗藥書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潛研堂問答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與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經文瞭然故公穀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爲說如果宋襄用鄫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穀而錢氏謂經特書

之以著宋襄之罪又不知所見何經也辨詳左氏廣膏肓且錢
氏不過欲以破綱目于夷狄賊臣書死之例此例亦非
綱目特創也史記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單于死老上單
于死軍臣單于死伊穉斜單于死烏維單于死兒單于
死句黎湖單于死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死壺衍
鞮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朐鞮單于死呼韓邪
單于死乃至匈奴之臣則左右谷蠡王死左右賢王死
休屠王死其漢臣降匈奴之衛律等亦書死又王莽傳
云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太傅平晏死功顯君死
蓋一則本春秋吳楚君卒不書葬之義而變其詞一則
本春秋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皆當誅絶之義而變

其詞史家各自爲例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春秋也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書法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孔子論五帝德國語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論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於不言視月令鄭子所論識殊霄壤此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茲叢狐乎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于前何休申辦于後漢儒專己黨同如

此亦見荅問吾謂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于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書多于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尚不足爲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

春秋論下

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于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汸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無其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公穀所同而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　清興百有餘年而曲阜孔先生廣森始

以公羊春秋爲家法于以攟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積蔀發砭眾說無日月無名字無襃貶之陳羨詎不謂素王之哲孫麟經之絕學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漢儒之舊傳而別立時月日爲天道科譏貶絕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旣以告顏淵吾豈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

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悲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嘵嘵譏詆夫子所謂罪我者也必如其說春秋功則有之何罪之有又其意以爲三科之義不見于傳文止出何氏解詁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謝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條例又有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記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肌造亦且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尙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碎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嘗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

舊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貶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討賊復讎行權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于所見微其詞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撥亂致治于所聞世見

治升平于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卽治公羊者亦

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

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孔子

者

春秋公羊釋例序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唯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母子都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埶之科孔子之術皆絕之弗使復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母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緜延訖于東漢之季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國師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幾使羲轡重昏昆侖絕紐

賴有任城何劭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顏之闕黜陳元范升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儒風不振異學爭鳴杜預范甯吹死灰期復然溉朽壤使樹蓺時無藏宏莫與辨逮唐統中外始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之流或以棄置師說解絃更張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根取節生岐出之途支窒錯迕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蕩盡晦矣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爲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武進張惠言氏之於

易敘程易疇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束髮受經善董
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
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
儒略皆亾闕唯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
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嚮然則求觀聖
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故尋其條貫正其
統紀為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荅難二
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二卷又推
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二卷用冀持世之志
猶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
德之事概乎其未之聞也已

申穀梁廢疾序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元六蓺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遺臧圖寢藏後百餘年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俶名赤顏師古漢書亦云名喜蓋如公羊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秦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絀江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漢何劭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詁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郎宏農功曹吏殷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

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嘗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從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舛迕俗師附益起應失指條例乖舛信如何氏所名癈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撥

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雖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猶成二卷藩籬未決壓盖不言非敢黨同徵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申左氏膏肓序

隨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亾無由盡見何劭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劉歆等之坿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立學官而埶列于經傳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章贍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据者多春秋國史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

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于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比于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鄫世子巫爲鄫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如君子曰之類孤章斷句之依坿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其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惱范辨卿升李元春青何劭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

之以質後之知言君子

春秋公羊解詁箋序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亾二三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訓詁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氏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

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綱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藴奥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竊持簡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若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于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于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于專已竊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今更析其條

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
捄嘗衡益謹庶幾于公羊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
蓺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
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余生鄰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好
古求是君子董理焉